

群
書
札
記

先生所著十三經札記梅既為之序
又讀其羣書札記十六卷而益歎
生之學淹通博貫凡子史百家釋官
小說及漢晉唐宋以來名人文集苟
有一字之疑一言之誤皆未嘗輕而
略之必為之疏通證明以羽翼夫經
傳也夫國語為春秋外傳左氏未載
之事幸於國語存之國策為孟子

時書不讀國策不知孟子之苦心周
書載見漢志實非汲冢古文不得以
隋志悞題而疑其偽大戴雖小戴刪
削之餘大皆七十子遺言漢儒棄取
豈為定論尚書大傳存今文近說師
詩外傳即三家古訓山海經列女傳
吳越春秋皆秦漢前之舊史說文方
言廣雅講求字詁尤為專家吾儒陟

力於經史足以資考證者也司馬公
作史記志表紀傳體例悉取法帝繫
世本而爲之班范兩書承先砒後而
二十四史式有作者不能踰越範圍
則史學悉托于經學如諸子在周秦
以前如管荀莊墨意旨各殊漢晉以
後如淮南抱朴文辭古茂不善談者
或據其所見之偏而不知古籍僅存

惟此吉光片羽往一有久佚之書猶
幸存於諸子中引見一二者則諸子
實足以佐經也漢魏六朝詞賦有專
集者寥寥數家昭明選錄棄如瓦礫
唐人孫巨源得古文苑於佛寺經龕
宋人章樵為之注明人張溥又編輯
百三名家集而六朝以前文字散見
各史傳及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

覽各類書者失于抄采靡遺至若唐
之李杜宋之歐蘇則又本集俱存如
日月之光彪炳耳目此皆由經籍而
發為文章者如說部之書載見漢志
者雖已無存而平定為西京雜記風
俗通義世說新語崔氏古今注顏氏
家訓等書為記所聞為書所見至唐
而資暇錄國史補面陽雜俎尚中攷

實研氏舊聞封氏聞見記等書悉稱
賅博至宋而西谿焚語空齋隨筆
野客叢書夢溪筆談石林燕語甕牖
閒評學塾佔畢演繁露等書群抒辨
論元明以來如陶九成輟耕錄楊升
庵丹鉛錄許書尤指不勝計通人裒
集大成於是有叢書之刻其例如于
陶氏說郛而陸氏說海高氏稗海李

氏函海陳氏寶額堂秘笈祁氏淡生
堂餘苑吳氏古今逸史毛氏津逮祕
書程氏何氏王氏並有漢魏叢書踵
而增之使讀者如入珠林如登寶市
又皆證經攷史悉備取資者也我

朝諸老先生於治經之餘兼精史學
未莫如萬季野歷代史表齊次風歷代
帝王年表李中耆歷代地理志韻編

及錢竹汀廿二史札記洪北江補三
國晉書地志等書而精授張子百
家及說部各書者又莫如畢秋帆孫
淵如盧召弓願千里諸先生近所流
傳如經訓堂問經堂抱經堂平津館
岱南閣守山閣各叢書較諸前明所
刊尤稱精核近日古經解彙函刻於
粵東百子刻於湖北二十四子刻於

本省往々采自私家用為底本若云
專門之學則精國語者莫如汪氏之
族正攷異三君注精文選者莫如梁
氏之旁證以至仇氏之杜詩查氏之
蘇詩亦竝能薈萃羣言以津梁後
學今先生此書復於前人所已言者
擇其善而錄之并於前所未言者
剔其隱而彰之其有功於吾學也深

矣斐源江氏卦爻攷先生於此書第
七卷全錄黃文梅談玉此益心折先
生學易之功尤能實事求是而不為
近說之所動夫卦爻之說始自荀虞
於易例未能畫一乎推求六十四卦
或謂自乾坤來或謂自六子來或謂
自十辟來或又謂上下相加如損益
上下剛柔相變如小畜履兩象易如

豐旅豫比兩爻齊如遯先生訟次生
中孚使學者曹然莫知所從已多力
辯其誣而決為先聖必無此說江氏
獨主反對之義為千古發蒙由泰否
二象小往大來大往小來豁然貫悟
以合六十四卦象辭觸處皆通固不
迎刃而解此誠學易之士不可不知
之第一義也而近日經生未嘗據此

義以說易者蓋其攻有三一由於江
氏之書名曰河洛精蘊學者以河洛
二字久遭批擊故一見此書即不復
展而閱之而不問其所論之是非再
由於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亦以反對
為義學者知麻衣之書由宋人戴師
愈偽造凡說之近於麻衣者遂皆屏
棄而不言又由於近人焦里堂作易

圖畧既辨變卦之誤并以反對為允
駁解反為蹇曰彖辭利西南西南坤
也解無坤蹇大無坤所謂西南者安
在又駁萃反為升曰彖辭柔以時升
坤晦於上所謂冥升矣安得為時又
駁豫反為謙曰坤居上五失位以三
先五為災為傷所謂卑而踰矣何亨
之有學者多信從之竊謂坤為西南

雖見說卦傳文而寒解之利西南或
未必即取此義若未濟三陽皆失位
此說出於籀桶之徒乃本荀虞六爻
皆正成既濟之說而周孔未有明文
則坤雖反而居上未可以凶概之蓋
焦氏欲引伸旁通時行常位失道之
義以自成一說故平駁卦變則出於
自然而其駁反對即不無勉強耳且

據周易義海撮要所載辟溫其說及
俞玉吾大易集說知宋人以反對說
易殊不乏人而先生復據漢中五行
志引京房易傳曰復崩來無咎明艮
山變為震雷崩字確有意義則反對
之說自漢而已有之矣孔子序卦既
以反對為次而雜卦傳文又多從反
對生訓是孔子已以反對為易中應

有之義而表而白之江氏由此會通
則河洛之命名雖悞而反對之義固
不謬麻衣之心法雖偽而反對之說
實未嘗偽也先生采此說而存之知
先生於漢宋之間固不欲稍分畛域
第知擇其善者遵而從之苟冒隨聲
附和以漁獵博雅之名哉向於治經
之際見先生人品之高乃於此而愈

信抑考江氏所著羣經補義志於易
之反對大有發明阮文達公刻

皇清經解一書取其羣經補義而不
取其河洛精蘊殆亦謂河洛之名可
不必存而反對之義實不可廢欤
則江氏之知己惟阮公與先生而已
光緒四年歲在戊寅六月望日慈谿
馮一梅識於武林西湖之詒經精舍

羣書札記卷之一目錄

共和

稷爲大官

伯御

回祿

夷羊

臨民以五

舌人

七律

黃鐘

夷則上宮

鼃於何有

知也夫

山死

君武公

比而亡夏

速縣

伯氏不出

好艾

蓐收

君實有郡縣

佞田

乎云

青陽

咫聞

觸槐

董祁

天啟之心

虞幕

褒姒

天咫

司敗

尙勝

魯陽文子

奚斯

不稔於歲

遷軍接餼

行人奚斯

與上相連

賈烏佛

廣運

衆口爍金

以上國語

失齊

勞冒勃蘇

鐵鉗

負婦人

韓獻開罪

今日不雨

烏集闕

黔羸

司馬法

貌寢

驪姬

大費

玉女

周子南君

皆各往往

肝人之肉

烏號

烏工龍工

周公奔楚

當補魯世家說

以貌取人

乾沒

緘石

誅全甲

采恩災

馬牛羊齒已長

團焦

羣書札記卷之一

古虞朱亦棟

原名學

及門諸子校字

共和

韋昭國語注堯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曰共和
宗庠補音按舊說汲冢書共音恭共伯名和然韋氏自
依史記周紀爲注則共當如字考竹書紀年厲王十三
年王在毓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二十六年大
旱王陟于毓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
歸其國遂大雨此其事也史周本紀召公周公二相行

政號曰共和按書云同寅協恭和衷哉則兩共和皆可作平聲讀也

稷爲大官

周語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棗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是故稷爲大官韋注民之大事在農故稷之職爲大官按尚書孔傳國語云稷爲天官豈大官卽天官之誤耶又毛詩傳云后稷後作司馬尚書刑德考亦云稷爲司馬

伯御

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韋注武公伯禽之元孫
獻公之子武公敖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
也宋庠補音案韋注括武公長子伯御也今考史記魯
世家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戲章爲懿公九年懿公兄括
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自立則伯御乃括之子
明矣又按班固人物表伯御懿公兄子與史記合今以
括爲伯御疑失之案下云魯侯歸而卒魯人殺懿公而
立伯御是立長也韋不從史記蓋亦別有所見也

回祿

周語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
韋注崇嵩高山也夏居陽城嵩高所近回祿火神再宿
爲信聆隧地名考史記楚世家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
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其弟吳回爲重
黎後復爲祝融居火正吳回生陸終是則回吳回也祿
或卽陸終耳左昭十八年禳火於元冥回祿杜注元冥
水神回祿火神孔疏元冥祭修熙不知回祿祭何人或
云回祿卽吳回也融降崇山事無所見考墨子非攻篇
夏德大亂天命融降

原作隆
疑誤

火於夏之城間西北之隅

疑卽周祿伯于聆隄之事也沈約竹書紀年注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禪卽天子之位

夷羊

周語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

沈約竹書附注檮杌之神見于邳山其亡

也夷羊在牧

韋注夷羊神獸

案逸周書度邑解夷羊在牧蜚鴻

遍野史周本紀作麋鹿蜚鴻滿野徐廣曰此事出周書

及隨巢子云夷羊在牧牧郊也夷羊怪物也索隱注

蜚鴻云案高誘曰蜚鴻蠚蠚也言飛蟲蔽田滿野故爲

災非是鴻雁也隨巢子作飛拾飛拾蟲也然竟不知夷

羊爲何物也

臨民以五

周語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不過五年韋注五年一
巡守胄後也爲丹朱之神案王肅家語序春秋外傳曰
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守五載一巡守不
得稱臨民以五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則堯
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月一巡寧可言周臨民以十
二乎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黃黃土德五土
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二說未知孰是

舌人

周語惟夫戎翟則有體薦故坐于門外而使舌人體委
與之韋注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也按此則今
之通事舌人二字甚新張平子東京賦重舌之人九譯
僉稽首而來王薛綜注重舌謂曉夷狄語者九譯九度
譯言始至中國者也許氏說文譯傳四方之語者

七律

韋昭注意謂七律爲音器用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
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素

韋氏之說卽晉書歷志所云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
生角角生應鐘不比正音故爲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正
音故爲謬者是也此七律也考呂氏春秋音律篇黃鐘
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
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
鐘生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
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
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

高注律呂相生
上者上生下者

下生
疑誤附十二律圖

中呂

變徵六

姑洗

徵五

夾鐘

角四

太簇

商三

大呂

變宮二

黃鐘

宮一

蕤賓

羽七

按此圖

自下而上

自黃鐘至蕤賓爲上七調

自林鐘至應鐘爲下五調

清十

南呂

夷則

清九

應鐘

清二

無射

清一

南呂

夷則

清九

林鐘

清八

毛西河竟山樂錄云十二律配七律自呂覽始然所配
恰合其以七調列上層謂之上以五調列下層爲之下
上爲正調下爲清調上之生下下之生上與三分損益
隔八相生之數俱甚相符間嘗究推之以黃鐘大呂太
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七律列上層者正七調也一黃
鐘爲宮二大呂變宮三太簇爲商四夾鐘爲角五姑洗

爲徵六仲呂爲變徵七蕤賓爲羽爲七調其餘五聲列

下層不立調爲七調之清聲一林鐘爲宮清列黃鐘二

夷則爲變宮清列大呂三南呂爲商清列太簇四無射

爲角清列夾鐘五應鐘爲徵清列姑洗共五清而仲呂

變徵與蕤賓羽皆高而無清而十二律終焉以此相生

則上生下皆隔八而生清下生上皆隔八而生正無所

參變以此旋宮則自黃鐘蕤賓自大呂至林鍾凡七周而

仍返之黃鐘之始無少間斷此真三古相傳之遺法而

西京以還徒知史遷京房二學而不明呂覽宜其戾也芹

按以陰陽論則律生呂爲下生爲陽生陰呂生律爲上
生爲陰生陽此顯而易知者也而以七五分律列論則
不特黃鐘之生林鐘太簇之生南呂姑洗之生應鐘爲
下生卽大呂之生夷則夾鐘之生無射亦下生也不特
林鐘之生太簇南呂之生姑洗應鐘之生蕤賓爲上生
卽夷則之生夾鐘無射之生仲呂亦上生也此微而難
明者也考伶州鳩曰南北之撥七同也故以七同其數
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韋注七同合七律也癸
度也歲在鶉火午辰星在天竈子鶉火周分野天竈及

辰水星周所出自午至子其度七同也則自黃鐘至蕤賓爲七律西河之說信矣或謂蕤賓不當爲止當在林鐘之首此仍是陰陽對待之法非呂氏意也

黃鐘

韋昭國語注云十一月曰黃鐘乾初九也正月曰太簇乾九二也三月曰姑洗乾九三也五月曰蕤賓乾九四也七月曰夷則乾九五也九月曰無射乾上九也十二月曰大呂坤六四也二月曰夾鐘坤六五也四月曰仲呂坤上六也六月曰林鐘坤初六也八月曰南呂坤六

二也十月日應鍾坤六三也考鄭氏周易爻辰圖子乾
初九律中黃鐘丑坤六四律中大呂寅乾九二律中太
簇卯坤六五律中夾鐘辰乾九三律中姑洗巳坤上
六律中仲呂午乾九四律中蕤賓未坤初六律中林鐘
申乾九五律中夷則酉坤六二律中南呂戌乾上九律
中無射亥坤六三律中應鐘與國語所說正同周易乾
鑿度曰乾陽坤陰也並治而交錯行乾貞於十一月子
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奉順成其
歲

鄭注云貞正也初爻以此爲
正次爻左右者各從此數之又曰陽卦以其辰爲貞

丑與左行間辰而治六辰陰卦與陽卦同位者退一辰以爲貞其爻右行間辰而治六辰案乾鑿度所謂退一辰者其說尚欠明白實則陽數用奇陰數用偶故乾以一陽而起子坤以二陰而起未也

夷則上宮

周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韋注上宮以夷則爲宮聲夷則上宮也一日陽氣在上故曰上宮黃

鐘在下故曰下宮太簇在下故曰下宮無射在上故曰上宮案七月律中夷則其卦爲否三陽在上故曰上宮正月律中太簇其卦爲泰三陽在下故曰下宮十一月律中黃鐘其卦爲復一陽在下故曰下宮九月律中無射其卦爲剝一陽在上故曰上宮則或人之說是也黃鐘爲乾初九太簇爲乾九二故曰下宮夷則爲乾九五無射爲乾上九故曰上宮一以卦位言一以爻位言二說皆通

鼉於何有

魯語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韋注於何有猶何禮有
鼈也案吉甫詩包鼈膾鯉韓侯詩魚鼈鮮魚則飲酒之
禮固有鼈矣此與禮讓乎何有從政乎何有語意正同
言何難有鼈而羞小者以使夫人怒也禮字或是難字
之誤

知也夫

魯語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韋注言處女之知不如
婦童男之知不如丈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韋註知也
夫者凡婦人之情愛其子欲令妻妾思慕而已今敬姜

乃反割抑欲以明德此丈夫之知故曰知也夫宋庠補音云按此是歎美之詞夫當作扶韋氏解云此丈夫之知恐誤案曲禮若夫坐如尸立如齊鄭注言若欲爲丈夫也其誤與此正同

山死

魯語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勒百穀而山死韋注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毛詩傳云案魏志杜畿傳亦引韋注今毛詩傳無此語不知韋注何所本也

君武公

晉語欒共子曰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
韋注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爲從臣道也故使
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于曲沃之爲貳也按此與左
定元年子家子曰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
也語意正同彼君指昭公此君指哀侯上君何以訓下
從君而取皆同韋注誤

比而亡夏

晉語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
有寵于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

姐已女焉姐已有寵于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
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于是乎與虢石
甫比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
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韋注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
妹喜爲之作禍其功同也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
王以伐殷也案比字如字讀作比功解則下虢石父句
不可解矣此自應讀毗志反與左昭六年乃與寺人柳
比之比正同第以伊尹膠鬲爲比頗近戰國人口氣讀
者不以文害辭可耳

速縣

晉語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虞御史云速疾也縣縊也案此縣字當如字讀與楚莊王縣陳文王縣申息之義同卽左閔元年士蔿所謂分之都城也二五言之於外驪姬請之于內故公許之不得以後有新城雉經事

韋注雉經頭搶而縣死也

預指申生之死立說也虞說似誤

伯氏不出

晉語伯氏不出奚齊在廟韋注賈唐皆云伯氏申生也一云伯氏狐突也昭謂是時狐突未杜門故以伯氏爲

申生伯氏猶言長子也案後篇伯氏不出祭吾君何則
伯氏亦指狐突也狐突字伯行晉語雖有次第或不盡
如史之編年耳

好艾

晉語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韋注艾當爲外聲
相誤也好外多嬖臣也好內多嬖妾也案孟子知好色
則慕少艾趙注艾美好也朱子集註楚辭戰國策所謂
幼艾義與此同則艾字非聲之誤也至魯語所云好內
女死之好外士死之好外亦不指嬖臣言也

蓐收

晉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

法西

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曰使晉襲子爾門公拜稽

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

也考墨子明鬼篇昔者鄭穆公

一繆

作秦公

當晝日中處乎

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

說文云絕斷刀絲也

面狀正方

鄭穆見之乃恐懼禘神曰無懼帝享女明德使子錫女

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母失鄭穆公再拜

稽首曰敢問神明

同名

曰予爲句芒

案蓐收主刑殺句芒

主福德二事真的對也海外西經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金神也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木神也

君實有郡縣

晉語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韋注言君亦自有郡縣非謂之無也案此連上句看以晉比秦之郡縣猶左傳所謂夷於九縣也下文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句乃作此解耳

佞田

晉語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案左襄

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公羊作年夫則古佞字亦與年同音也古真韻通庚青蒸真又通先如陳氏之爲田氏鎮星之爲填星王道平平之爲便便皆是也

乎云

晉語穆公曰若無天乎云若有天吾必勝之韋注云言也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案此乎字作烏字解謂若無天道尚何言也若有天道則我必勝之耳

青陽

晉語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陽

與夷鼓皆爲己姓韋注青陽金天氏少昊也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韋注謂十四人而二人爲姬二人爲己故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倂佶儼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案青陽旣爲己姓又爲姬姓必有一誤考司馬貞史記索隱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舊解破四爲三言得姓十三人耳今案國語胥臣云唯青陽與夷鼓同己姓又云青陽與蒼

林爲姬姓則十四人爲十二人姓其文甚明惟姬姓再稱青陽與蒼林蓋國語文誤所以致令前儒共疑其姬姓青陽當爲元囂是帝嚳祖本與黃帝同姬姓其國語上文青陽卽是少昊金天氏爲己姓者耳旣理在不疑無煩破四爲三案大戴禮帝繫篇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黃帝產元囂黃帝居軒轅之邱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氏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泝水昌意降居若水則元囂姬姓青陽己姓自是兩人史記云嫫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元囂是謂青陽青

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合青陽元囂爲一人蓋史記誤也

咫聞

晉語文公學讀書于臼季

胥臣也

三曰曰吾不能行也咫

句

聞則多矣案行字與聞字對咫字與多字對言非知

之艱行之維艱猶俗語所謂知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也或以咫聞二字連用似失句讀

觸槐

晉語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則

寢門辟矣盛服將朝蚤而假寐魔退觸廷之槐而死韋
注廷外朝之廷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諸侯
之朝三槐三卿位焉案左宣二年杜注槐趙盾庭樹時
宣子尚未在朝則杜注較長也

董祁

晉語董祁愬于范獻子韋註祁董叔之妻獻子之妹也
范姓祁名也考左襄二十一年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杜
注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案
欒祁乃獻子之姊董祁乃獻子之妹則祁亦姓而非名

也韋以祁爲名似誤

天啟之心

鄭語是天啟之心也韋注啟開也有心字誤案此與下
天奪之明左傳天誘其衷天假之年同一句法心字非
誤也張平子西京賦天啟其心人恭之謀蓋用此也晉語
誰啟
之心

虞幕

鄭語虞幕能聽協風韋昭注虞幕舜後虞思也考左昭
八年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杜注幕舜之先孔疏魯語

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孔晁云幕能修道功
不及祖德不及宗故每于歲之大蒸而祭焉謂之報言
虞受舜祭幕明幕是舜先不知去舜遠近也帝系云顓
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勾芒勾芒生蟠牛蟠牛
生瞽瞍亦不知幕于蟠牛以前是誰名字之異也今以切音
之法求之則幕當是勾芒名字案韋昭注魯語云幕舜之後虞思也爲
夏諸侯彼蓋以幕與紆作一例看而不知帥顓頊之非
帥舜也此韋氏之誤也

褒姒

鄭語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龍亡而褒在櫝而藏之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褒流于庭化爲元菟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旣亂而遭之旣笄而孕當宣王而生韋注厲王流彘共和十四年死十五年宣王立立四十六年幽王在位十一年而滅計褒姒稱豔妻時年近五十矣何怪後之一妻耳順尚稱娘子者耶此荒唐之說也

案孔疏引帝王世紀以爲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二年

而生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屬王流彘之歲爲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爲五十年流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爲妖異故不與人道同此亦無稽之言不足信也

此條見小雅白華篇疏

天咫

楚語是知天咫安知民則韋注咫言少也言少知天道耳何知治民之法案西陽雜俎有天咫篇本此

司敗

楚語藍尹亶曰臣何有於死死在司敗矣韋注楚謂司
寇爲司敗案左宣四年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
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左文十年子西曰臣歸死于
司敗也杜注陳楚名司寇爲司敗此其徵也

尚勝

楚語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若召而
近之死無日矣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韋
注子言論議好尚勝人也案左哀十六年子西曰勝如

卯余翼而長之則以白公爲無能爲此勝字卽指白公
說言勝何惡之能爲而子乃推而上之說得如此利害
也韋注似未得其解

魯陽文子

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 注引賈逵國語注曰

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卽此人
其地在魯山之陽地理志云南陽魯陽有魯山師古曰
卽淮南所云魯陽公與韓戰日反二舍者也案楚縣尹
皆僭稱公故曰魯陽公

奚斯

吳語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
於齊韋注奚斯吳大夫案此奚斯卽檀弓所謂行人儀
也或曰子何以知奚斯之爲儀曰以切音之法知之如
里克之爲太史克勃鞞之爲寺人披皆是也然則吳有
行人儀陳有太宰嚭矣或曰陳安得有太宰曰宋之有
太宰也以先代之後陳之有太宰也以三恪之封若吳
楚之有太宰以僭王也魯無太宰而羽父求爲太宰蓋
欲特置此官其後亦竟不立也然則吳有太宰安得謂

陳無太宰乎或曰如子之言杞何以無太宰曰陳宋皆
大杞微甚不足數也或曰一時安得有兩宰韜曰晉范
宣子爲士句士文伯亦爲士句其時同其族同況異
國乎鄭有行人子羽衛亦有行人子羽見左襄十二年其官正
同然則吳有太宰韜安得謂陳無太宰韜乎

不稔於歲

吳語吳王夫差旣殺申胥不稔于歲乃起師北征闕爲
深溝於商魯之間以會晉公午於黃池韜注稔孰也謂
後年不至於孰而北征也又云歸不稔於歲余咨江浙

淮關溝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韋注言伐齊之明年不至于穀孰而復出師也案如韋注所云則不稔于歲者謂相隔不到一年也考吳越春秋夫差旣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則以不稔于歲作年穀不登解似亦可備一說也

遷軍接餼

吳語明日遷軍接和斬有罪者以徇韋注上下皆和也案周禮大司馬以旌爲左右和之門鄭注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則此所謂接和正指軍門也

韋注誤

行人奚斯

吳語行人奚斯卽檀弓行人儀奚斯蓋切音也或曰六經儀字皆讀爲莪子言雖辨其如音之不合何予曰奚之爲言何也有何之義則必有何之音信如子言何斯二字切音爲莪斯何二字切音亦爲莪寧得爲奚斯非儀乎或曰行人儀卽申叔儀左哀十三年乞糧于公孫有山氏者是也然則其爲吳大夫無疑矣

賈島佛

越語王命工以良金爲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此鑄人之
始也齊東野語唐李洞字子江苦吟有聲慕賈浪仙之
詩遂鑄其像事之誦賈島佛不絕口時以爲異五代孫
晟初名鳳好學尤長于詩嘗畫賈島像置屋壁晨夕事
之人以爲妖蓋酸鹹之嗜固有異世而同者長江簿何
以得於此人哉据此則不特絲繡平原又有金鑄賈島
者矣

廣運

越語廣運百里韋注東西爲廣南北爲運按周禮大司

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馬氏曰東西爲廣南北爲輪廣運猶廣輪也然則虞書所謂帝德廣運亦言乎堯之德東西南北無所不被耳

衆口鑠金

周語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曰鑠銷也衆口所惡金爲之銷亡按此與同心之斷金正是的對言于五事爲火

左傳斷火也
于人爲言

故曰衆口鑠金也風俗通曰衆口

鑠金俗說有美金于此衆人咸共詆訛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取鍛燒以見真此爲衆口鑠金按俗有真

金不怕火之說蓋本於此

失齊

齊策靖郭君將城薛客諫靖郭君曰君不聞大魚乎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上聲長養之齊奚以薛爲夫齊雖隆薛之城到之天猶之無益也正曰失齊句按新序作無齊是蓋夫無音訛又因上夫齊字混案夫乃失字之訛與上失水句相應非音訛也

焚冒勃蘇

楚策焚冒勃蘇注定四年以爲申包胥補曰一冒卽

蚡冒勃蘇包胥聲近豈蚡冒之裔與按蘇冒乃包字之
切音勃蘇乃胥字之切音蘇冒勃蘇卽包胥也與左傳
之蚡冒同而異

鐵鉗

趙策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
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

注招其徒

一蓋哭問其故

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

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

注事猶分補口

故固

吾所苦夫鐵鉗

注元作鉗下同

然句自入而出夫人者

注鉗

言鐵之利若鉗則鐵鉤也蓋不合此人謂木
屑自鐵言之爲人正曰難通其義未詳也今臣使於

秦而三日不見無有

注言得爲注元作謂補

臣爲鐵鉗

者乎按鉗與榘同玉篇鐵榘斫木榘也亦作枯音鮑注

改鉗作鉗非是又呼侶謂伐木而人呼邪許也一木被

伐行將及已故一木哭也注以爲招其徒亦非是胡文

英吳下方言考吳人凡前物入穴不得出者以物擊迫

令出曰鉗此足以證自入出人之意

負婦人

燕策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按史記管仲列傳其爲政

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
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据此則所謂負
婦人而名益尊者卽蔡姬事也鮑彪注桓公好內而霸
卽王充論衡所引齊桓公負婦人以視朝者是也然其
說頗不經吳師道補正引燕策蘇代語齊人紫敗素也
而賈十倍謂紫者婦人之服紫敗素得厚利所謂名益
尊也真癡人說夢也

韓獻開罪

燕策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案晉語趙宣子言韓獻子於

靈公以爲司馬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千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召而禮之皆偏也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所謂開罪而交愈固也鮑彪注引邲之戰鄢陵之戰以證之又癡人說夢也

今日不雨

燕策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

趙惠文

曰今者臣來過

易水蚌方出曝

蚌曬也

而鵲啄其肉

鵲知天將雨鳥

蚌合而箝其

啄

箝箝也

鵲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蚌亦謂鵲

日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鵲兩者不肯相舍漁者
得而并擒之案陸佃埤雅引此云今日不兩明日不兩
卽有死蚌兩謂漏口一本作雨非是然後知雨字之爲
後人訛改也楊升菴集作必有蚌脯藝文類聚作蚌
將爲脯蓋本之春秋後語後語云必見死蚌脯然脯字亦疑後人
所加耳

烏集闕

秦策於是乃摩燕烏集闕鮑注摩言切近過之闕名未
詳補曰高注闕塞名也謝有輝古文賞音云闕名卽無

可考不必泥定闕名所經歷處非一何必獨舉燕闕且
摩字訓作切近過之字法亦拙意此時揣摩已成所慮
者身至闕廷而或囁嚅故摩爲燕鳥之鳥集于闕廷之
想使人主尊嚴了無怖畏于中卽下抵掌而談意耳按
如謝說卽孟子所謂說大人則藐之也說亦可通

黔羸

楚策更羸

注人姓名

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

魏王曰臣爲君引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
乎更羸曰可有閒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按

左大冲魏都賦控弦簡發妙擬更羸與上纓字叶則羸
字乃羸字之訛也及讀楚詞遠遊篇召黔羸而見之兮
爲余先乎平路司馬相如大人賦左元冥而右黔雷史記
作雷兮前離而後裔皇張揖曰黔雷黔羸也天上造化神
名也楚詞召黔羸而見之或曰水神也按更羸之羸猶
可曰羸字之誤若黔羸之羸史記作雷漢書作雷必非
羸字之訛也自張揖以爲黔羸而後人收入八庚韻誤
也恐更羸亦猶是耳

司馬法

史記穰苴列傳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陳君舉曰儀禮闕軍禮蓋司馬法卽古軍禮也古者百五十五篇今亡其百五十篇以其有者求之必非衰世權謀變詐者所能爲也而謂之司馬穰苴兵法非也

貌侵

漢書田蚡傳蚡爲人貌寢而貴

顏師古注短小曰寢

西陽雜俎今

人謂醜爲貌寢訛矣魏志劉表以王粲貌寢而體弱通說不甚重之注云侵不足也按人之容貌寢則改形

今人午睡初覺形容枯槁顏色憔悴此其徵也貌寢之義或取諸此

驪姬

史記晉世家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及其姊俱愛幸之按莊子齊物論毛嬙驪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又云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不知何据

大費

史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元
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
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是爲柏翳賜姓嬴氏索隱注
此則秦趙之祖嬴姓之先一名伯翳尚書謂之益世本
漢書謂之伯益是也尋見史記上下諸文伯翳與伯益
是一人不疑而陳杞世家卽敘伯翳與伯益爲二陳杞世家
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則以翳益爲兩人也未知太史公疑而未決邪而亦
誤認耳案大費扶味反一音祕二字切音爲翳翳之入聲爲益
則伯翳之卽伯益無可疑者索隱之說良是

玉女

史秦本紀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元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阜游索隱注游音旒謂賜以阜色旒旒之游旒旒色與元玉色副言其天功成也爾後嗣將大出索隱注出猶生也左傳云晉公子姬出也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徐廣曰皇甫謐云賜之玉女妻以姚姓之女也案禮有請君玉女之交鄭注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其義正同上文賜禹以元圭賜大費以阜游非以元圭賜大費也註所引未合

周子南君

史周本紀秦滅周漢興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
號周子南君注瓚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
彌牟其後有子南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男爲
侯秦併六國衛最爲後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
君也案古男字與南字通左昭十三年鄭伯男也國語
家語俱作伯南王肅注云南左氏作男古字作南亦多
有作此南連言之猶言公侯也据此則號曰子男者謂
子男之君耳瓚說非也

皆各往往

史五帝本紀贊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
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皆各往
往四字疊用頗覺費解案此句當先分作三句讀然後
總作一句讀如云至長老皆稱黃帝堯舜之處皆者合
東西南北而言之也至長老各稱黃帝堯舜之處各者
分東西南北而言之也然此則猶橫言之也至長老往
往稱黃帝堯舜之處往往者總東西南北之前後而一
一追溯之也豎言之也然後總作一句讀則其解自明

乃知史記用字一一都有着落後入特囹圄吞棗耳

肝人之肉

史記伯夷列傳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考莊子盜跖
爲盜跖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脯之又云將以
子肝益畫餠之膳則所食者肝也肝人之肉作何解耶
案此乃古人倒字法猶云肉人之肝謂以人肝當肉吃
耳如公羊傳所云昧雉彼視皆古人倒字倒句法若非
作視彼昧雉解則絕不可通耳

烏號

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案應劭風俗通曰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後從撝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耳太史記黃帝葬于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怪乎

烏工龍工

史舜本紀瞽瞍使舜上塗廩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
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
匿空旁出索隱注皇甫謐云兩緹緹笠類列女傳云二
女教舜鳥工上廩是也匿空音孔列女傳所謂龍工入井
是也案古今本劉向列女傳並無此語考宋書符瑞志舜
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
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旁而出竹書紀年注同
此怪言不經之語皆本之皇甫謐而不知謐之何所本
也

金樓子后妃篇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曰娥皇
次曰女英瞽瞍使舜塗廩舜歸告二女父母使我塗廩
我其往二女曰衣鳥工往舜既治廩瞽瞍焚廩舜飛去
舜入朝瞽瞍使舜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往者衣龍工
往舜往浚井石隕于上舜潛出其旁又通史云瞽瞍使
舜滌廩舜告堯二女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
舜既登廩得免去舜穿井又告二女女曰去汝裳衣龍
工往入井瞽瞍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

周公奔楚

史記魯世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沉之河
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且也亦藏其策
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
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按金縢周公居東
孔氏以爲東征鄭氏以爲避居東迄無定論竹書紀年
成王元年
周文公出
居于東若奔楚則萬無此理此必後人附會之辭論
衡以爲古文家說要不足信也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史記弟子列傳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狀貌甚惡欲

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旣已受業退以修行南游至江
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
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考大戴禮
五帝德篇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
欲以語言取人於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
之家語所載畧同又弟子篇澹臺滅明有君子之姿孔
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人公
正無私以取予去就然諸爲名皆言貌美獨史記以爲
貌寢未知孰是又張華博物志異聞篇澹臺子羽渡河

齋千金之璧於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挾船子羽左操壁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渡三投璧於河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其卽南遊至江時事耶

乾沒

史記酷吏傳張湯始爲小吏乾沒徐廣曰隨世浮沉也服虔曰射成敗也漢書注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正義曰乾沒謂無潤澤而取他人也又曰陽浮慕爲乾心內不合爲沒按晉書馮紇傳賈充荀勗並與之親善充女之爲皇太子妃也紇有力焉及妃

之將廢統勗乾沒救請故得不廢則乾沒似作竭力解
又潘岳傳岳性輕躁趨世利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
而乾沒不已乎沒貪也則乾沒似作貪利解湯傳云與
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又云湯之客田甲雖
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以利交則湯之乾
沒或亦貪利之意乎諸說紛紛俱似未合又晉書盧循傳徐道覆欲
乾沒一戰似亦作竭力解

鍼石

史記扁鵲傳疾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齊東野語古者

鍼以石爲之昔金元起欲注素問訪王孺以砭石答曰
古人以石爲鍼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
石刺病也東山經云高氏之山多鍼石郭璞云可以砭
針春秋美疾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
復佳石故以鍼代之耳

誅全甲

史記衛霍傳驃騎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

王斬盧胡王誅全甲

徐廣注全一作金

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

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漢書廢臯蘭下殺

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
古曰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案韓非子云矢來有
鄉鄉方也有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于身以備一矢
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則無不有鐵故曰鐵室
誅全甲者正謂誅其甲之全者耳非全師而歸之謂也
野客叢書乃以漢書爲是史記爲誤何也

累恩災

漢書文帝紀未央東闕累恩災顏師古曰累恩謂連闕
曲閣也一曰屏也釋名曰累恩在門外累復也恩思也

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蘇鶚演義曰顏注并釋名
皆誤按罽浮思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貌蓋宮殿
簷戶閒也唐文宗實錄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罽思
而去又溫庭筠補陳武帝書罽思畫捲間闔晨開皆非
曲閣屏障之意相如子虛賦罽網彌山此亦謂羅鳥網
卽罽思爲網不誤矣又楚詞招魂網戶朱綴刻方連些
集注網戶者以木爲門扉而刻爲方目使如羅網之狀
卽漢所謂罽思而陳泰之以爲今之亮隔其說是也按
罽思諸說不一或以爲屏則明堂位疎屏是也或以爲

網則股角護雀網是也酉陽雜俎士林間多呼股襖稱
護雀網爲累思其淺悞如此則不作網解程大昌雍錄
累思鑲木爲之其中疏通可以透明或爲方空或爲連
其狀扶疎故曰累思則不作屏解又漢儀注累思伏思
也君視朝至內屏思惟故名之則又與釋名微異姑並
存以備考可也

馬牛羊齒已長

漢書南粵王傳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夷
外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卽予予牡毋予牝老夫處僻馬

牛羊齒已長猶今謙言犬馬之齒也齒高曰長正誤今按顏師古云謂老也蓋謂馬牛羊已老非指人也此承上文馬牛羊毋與牝而言馬牛羊皆已老不可供祭祀蓋祭祀之牲貴少壯肥腯故下文云祭祀不修也春秋傳新序皆云馬之齒長矣亦謂馬爾

團焦

北齊書神武帝紀從葛榮徙據并州抵楊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遙聞行響動地蒼鷹毋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按裴松之三國志注魏畧曰焦

先字孝然結草爲裳自作一瓜牛廬松之以爲瓜當作
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俗呼爲黃犢先等作團舍形
如蝸牛蔽故謂之瓜牛廬据此則團焦者野人所結之
園舍也以其爲焦先所作故曰團焦又陳其年詩序攜
來笮杖竹無淚以恆斑結就焦團樓未瘦而先紫不知
焦團又爲何物也